

我就是印第安纳州的法律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24)

从1920年至1940年的20年间，鉴于美国南部以“三K党”为主的恐怖分子的私刑处死之风不绝，有识之士在美国国会提出反对与惩罚私刑处死的暴徒之议案，多达两百余起。

可是在七位美国总统反对，绝大部分国会议员都不敢站出来公开表态的情况之下，这些提出反对与惩罚私刑处死暴徒之议案，仅有三次被美国众议院通过，但是一到美国参议院复决时就被封杀，由此可见“三K党”或准“三K党”的反动势力之大。

“三K党”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人数。1865年12月24日在田纳西州普拉斯基市建党时，人数只有数百人而已，由于“三K党”的领袖福雷斯特将军是位南北战争的名将，极具号召力，风起云涌，几年间，党员人数，以几何倍数的膨胀，成为了一股不可小看的反动力量。

在1920年时，“三K党”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0万人，到了1924年的巅峰时期，“三K党”人数居然超过了六百万人，几乎是美国总人口的15%。这时的“三K党”，如日中天，其声势之浩大，已经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力量能够解决得了。

1871年3月初，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正式要求美国国会通过新版本的《民权法案》，又曰《强制法案(The Force Act)》，授权美国总统有权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越过《人身保护令》而直接对“三K党”的暴行采取武装镇压行动。

美国国会于1871年4月21日通过了《三K党法案(The Ku Klux Klan Act)》，为了保障《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人民权利的落实，并有着不受当地影响的公平审判，允许受害者有权越过当地的法庭，直接上状美国法院，以民事或刑事起诉，更重要的是，这条美国法律禁止“三K党”党徒充当审判法庭的陪审团。

这几条新出炉的美国法律，变成了“三K党”哀的美敦书。格兰特总统虽然手握金牌令箭，但不滥权，在他任内，只动用过一次。1871年，格兰特总统下令进兵南卡罗来纳州，扫平其十个郡市的“三K党”暴乱，恢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

“三K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全盘覆亡，掀开了全国骨牌效应崩溃的序幕。美国政府坚定地在全国各地追捕和严厉打击“三K党”的犯罪分子，将他们一一送上了美国法庭，于是乎坐牢的坐牢，逃亡的逃亡，改名换姓的改名换姓，第一代的“三K党”，在美国政府的强力打击下解体灭亡。

1915年，第二代的“三K党”是基督教西蒙斯牧师在乔治亚州假借“玛丽·范根武士团”的余威，再度借尸还魂，横行美国南方数州。1922年11月，“三K党”在新的“大魔头”埃文斯的强力领导下，犹如风起云涌，称霸美国南部和东部十州，其中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俄勒冈州、印第安纳州和缅因州为害最深。

1925年，第二代的“三K党”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峰，会员高达400万人数之巨。这一年也是第二代的“三K党”由盛转衰的开始，那是由戴维·柯蒂斯·史蒂夫·斯蒂芬森(David Curtiss Steve Stephenson)的谋杀案而引起的。

斯蒂芬森的来头不小，他是第二代“三K党”23个州的“大恐龙”。“大恐龙”在“三K党”里是州级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此人权重财大，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不可一世，而且是一位变态的性暴力虐待狂，这个毛病，不仅使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大半辈子，也将第二代“三K党”毁于一旦。

斯蒂芬森于1891年8月21日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Houston)出生，结过四次婚，生有一个女儿。他在青年时随着家人搬至俄克拉荷马州梅斯维尔市(Maysville)为印刷厂学徒，并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斯蒂芬森在1920年搬到印第安纳州欧文顿市(Irvington)，从事政府公债卷的推销业务，成为活跃的民主党党员，在这里，他认识了“三K党”乔·赫芬顿(Joe Huffington)。赫芬顿是“三K党”领袖西蒙斯派遣到印第安纳州发展业务的心腹大将，在他的影响下，斯蒂芬森加入了“三K党”。

1922年11月，“三K党”发生内部权力斗争，斯蒂芬森支持埃文斯将西蒙斯架空，成为“三K党”新的最高领导人。由于斯蒂芬森“革命”有功，故被埃文斯重用，委之为印第安纳州的“三K党”最高负责人“大恐龙”，自此开始他在“三K党”党内飞黄腾达。

在斯蒂芬森的努力经营下，短短两年间，印第安纳州的“三K党”人数以几何倍数的速度膨胀，高达250,000党员，占全印第安纳州成年白人男性的33%。斯蒂芬森的地盘也随着“三K党”在美国东部的扩张而成为美国23个州的“大恐龙”，当然，大量的财富亦是紧随着权力而进入他的腰包。

斯蒂芬森与“三K党”总部签署了一条“业务合同”，规定从每一名“三K党”的10元报名费中，他抽成\$4元，从每一套党袍的6元中，抽成4.25元。因此，斯蒂芬森从每一位新“三K党”的身上，可以赚得8.25元的纯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斯蒂芬森共招进了30万名“三K党”，使他立即成为百万富翁。

1923年7月4日，斯蒂芬森在印第安纳州科科莫市(Kokomo)召开的“三K党”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在这里欢迎你，我那最有价值的事务，即隐性“三K党”帝国的公民，我为自己的迟到而感到难过，因为美国总统为了本州的事务而不停地在电话里向我咨询。在这里，我的权柄只有上帝的旨意才能将之终止。”

斯蒂芬森的嚣张跋扈与官僚作风使他在“三K党”党内逐渐失去支持，被逼在1923年9月另起炉灶，成立新的“印第安纳州领域三K党(Realm of Indiana)”。

为了得到更多的政治利益，斯蒂芬森改变他的政党立场，离开民主党，加入共和党，并且大力支持共和党党籍的“三K党”党员爱德华·杰克逊(Governor Edward Jackson)竞选印第安纳州州长，在“三K党”的支持下，杰克逊高票当选，于1925年1月12日宣誓就任为印第安纳州第32任州长。

杰克逊于1873年12月27日在印第安纳州霍华德县(Howard County)出生，父亲普雷斯利·杰克逊(Presley Jackson)是一位老实的磨坊工人，母亲玛丽·豪厄尔斯(Mary Howells)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基督教(Disciples of Christ Church)的教徒。

1893年，杰克逊取得印第安纳州律师资格，并在印第安纳州肯纳德市(Kennard)开了一间律师楼，也许这位律师的能力有限，所以没有什么生意。杰克逊为了生活，只得一边当律师，一边干水泥匠来维持基本的开销。

1901年，杰克逊竞选印第安纳州亨利县(Henry County)检察官成功，当了5年公差，生活安定。1907年，杰克逊又竞选印第安纳州亨利县法官成功，于是又当了7年的民选法官。1916年，借助于他的政治背景，他又当选为印第安纳州州务卿。

杰克逊在这个职位上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弃政从军，加入美国陆军，1919年退役后，正式成为“三K党”党徒，开始了他可耻的种族歧视历史。他本身就是印第安纳州的“三K党”，在他从1925年1月12日至1929年1月14日的州长任期内，贪污腐败，丑闻不断，天怒人怨，他勉强地干完了一任州长，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竞选连任。

随着杰克逊的当选和被“三K党”拥护的政客纷纷进入美国国会和印第安纳州议会，斯蒂芬森更觉得自己不可一世，气焰高涨，居然不停地在各地叫嚣着说：“我就是印第安纳州的法律!(I am the law in Indiana)”。

中国古语说得好，“骄兵必败”，在这里又见到了一个例子。1924年圣诞节，斯蒂芬森在印第安纳州州长府的宴会上，看上了州政府女教师麦琪·奥古斯丁·奥伯霍尔策(Madge Augustine Oberholtzer)，两人相谈甚欢，互相吸引。

奥伯霍尔策于1896年11月10日在印第安纳州科雷市(Clay City)出生，未婚，与德国移民的父母同住。第一次约会为彼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第二次约会，当她知道了斯蒂芬森是印第安纳州“三K党”的“大恐龙”时，怒而拒之，决定不再见他。

1925年3月27日晚上10:00时，斯蒂芬森忽然致电奥伯霍尔策，约她到自己家，商量一份她梦寐以求的新工作。她以为去一趟就立刻回来，因此连帽子都没有戴就出门。

不知道这是一件阴谋的奥伯霍尔策到了他家后，就后悔莫及了。斯蒂芬森用暴力制服了她，并强行灌了她几杯烈酒，平常滴酒不沾的奥伯霍尔策立即感到昏昏沉沉，失去了反抗能力，被斯蒂芬森的两保镖强行架上了车子，扬长而去。

当奥伯霍尔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身在斯蒂芬森开往芝加哥市路上的私人火车包厢里，斯蒂芬森兽性大发，不仅多次强奸了她，还将她咬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令她昏死数次，她乳房上的伤痕，后来发炎腐烂，成为导致她死亡的原因之一。

火车途经路易斯安那州哈蒙德市(Hammond)时，奥伯霍尔策用温言说服了斯蒂芬森，允许她到药房购买一些女性用品，趁着保镖们不注意，她购买了一瓶汞化钠片(mercuric chloride tablets)，在吞下了6颗毒药后，她拿着药瓶警告斯蒂芬森说：“法律会制裁你干下的暴行的！”不料斯蒂芬森听后，哈哈大笑，然后得意洋洋地告诉她：“在印第安纳州，我就是法律！”

可是斯蒂芬森在第二天早上发现奥伯霍尔策开始脸色灰黑而且口吐鲜血时，觉得事情有点严重了，连忙命令两位保镖，租了一辆车子，送她回印第安纳州的家休养。奥伯霍尔策的双亲立即报警处理，事情爆发了起来。

1925年3月28日，奥伯霍尔策躺在病床上，向印第安纳州州警探详细报告了被斯蒂芬森设计陷害和暴力强奸事件的经过，由于汞化钠药毒已经深入她的五脏六腑，医治无效，于1925年4月14日毒发身亡。

印第安纳州司法部以二级谋杀重罪起诉斯蒂芬森。在验尸官给法庭的报告书上，形容奥伯霍尔策因为被暴力强奸而咬伤的地方，犹如“吃人野兽所干的一样(chewed by a cannibal)”。

事实证明斯蒂芬森并不是他自吹的是印第安纳州的法律。1925年11月14日，印第安纳州法庭陪审团裁决他的暴力强奸导致奥伯霍尔策死亡的二级谋杀罪名成立，印第安纳州法庭于1925年11月16日判处他终身监禁。

事情并没有结束，这件暴行引发了两件事情，一是印第安纳州“三K党”的覆亡，二是印第安纳州的上层官员的贪污腐败案。斯蒂芬森的丑陋嘴脸暴露后，导致了整个印第安纳州“三K党”对他的反叛和唾弃，整批整团的

“三 K 党”宣布脱离“印第安纳州领域三 K 党”。到了 1928 年 2 月 20 日，“印第安纳州领域三 K 党”由鼎盛时代的 25 万党员，剩下不足 4 千名死硬分子，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再也成不了气候。

斯蒂芬森之所以敢在印第安纳州横行霸道，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有印第安纳州“三 K 党”杰克逊州长在他背后撑腰，所以他连印第安纳州法庭都没有放在眼内，认为即使法庭裁决有罪，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地方，因为只要杰克逊州长的一纸特赦令，他就可立即恢复自由身。

可是这件暴力奸杀案实在是太丑陋了，丑陋到了谁也不敢用自己的政治前途来介入的地步，杰克逊权衡利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拒绝签发州长特赦令。斯蒂芬森在监狱里得知杰克逊遗弃自己后，勃然大怒，决定报复，声明要与“叛徒”们同归于尽，他命令手下于 1927 年 9 月 9 日发布了一份平常接受“三 K 党”月薪或贿赂的印第安纳州政府的官员名单，消息见报，举世哗然。

这份黑名单迫使印第安纳州司法部介入贪污腐败调查，杰克逊州长、印第安纳州玛丽安县(Marion County)共和党主席乔治·开普·柯封(George Cap Coffin)、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约翰·杜瓦尔(Mayor John Duvall)等政要大员，全部中箭下马。

1950 年 3 月 23 日，经过了 25 年的监狱生活后，斯蒂芬森终于被有条件地假释出狱，恢复自由。可是这位依然牛气冲天而且恶性难改的“三 K 党”，居然藐视假释局的按时报到的规矩，在 1950 年 9 月 25 日失踪了。

1950 年 10 月 15 日，斯蒂芬森在印第安纳州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再度被拘捕，加罚 10 年监禁刑期。1956 年 12 月 2 日，在答应永远不再返回印第安纳州为交换条件下，斯蒂芬森又再次被假释出狱。

作恶多端的斯蒂芬森于 1966 年 6 月 28 日死在田纳西州琼斯伯勒市(Jonesboro)，这个“三 K 党”活了 75 岁，但却在监狱里度过了 31 年，也算得是活报应了。

1925 年，是“三 K 党”流年不利之年。杰克逊还来不及享受印第安纳州州长的荣华富贵，就因年前和斯蒂芬森联手贿赂前印第安纳州州长沃伦·特里·麦克雷(Governor Warren Terry McCray)，以及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杜瓦尔的案件暴发而被送上了法庭的被告席。但因为检察官没有在追诉有效期(Statute of limitations)之内提出起诉，虽然已经被这场不名誉的官司弄得灰头土脸，但麦克雷因气数未尽而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

自从杰克逊和斯蒂芬森这两个无耻的印第安纳州的三 K 党党徒，意图用一万元现金，要和麦克雷交换几名政府的重要职位来由“三 K 党”出任的丑闻爆发后，杰克逊在印第安纳州的日子，就没有好过一天。

192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风浪，尤其是暴跌的房地产市场，席卷整个印第安纳州，麦克雷就是被卷进了这种经济漩涡中，他亏欠下银行 300 万元的庞大债务，面临着破产的威胁。

为了摆脱债务，麦克雷开始利用他手上的权力来为自己图利，他首先以州政府的名义，向印第安纳州农业委员会(Indiana State Agricultural Board)借了 15 万 5 千元，在支票到手后，却存到自己的个人户口里，再利用这个账户的假文件，到处招摇撞骗，大搞“私人贷款”，遇到不识相的银行不愿意向他提供私人贷款时，麦克雷就用要将印第安纳州政府的存款转移到另外的银行来恐吓，以此达到他变相贪污之目的。

1924 年 4 月 21 日，印第安纳州司法部部长以“邮政诈欺(mail fraud)”的罪名，将麦克雷送上了被告席。1924 年 4 月 30 日，他辞去印第安纳州州长的职位，准备全力以赴的打他所谓的名誉官司。但是他刚走出州长办公室的大门，就遭到等在外面的美国联邦探员的拘捕。在人证物证俱全的铁证下，麦克雷只得低头认罪，法官判他入狱 7 至 10 年，自此身败名裂，他道貌岸然的虚假嘴脸，完全暴露在印第安纳州人民的面前。

1950年，美国由非洲裔美国人主导的民权运动开始萌芽，这对“三K党”来说，是一次无法忍受的挑衅。当第三代的“三K党”的先锋大将谢尔顿发现搞种族歧视比他卖汽车轮胎的职业更容易捞钱时，美国南方数州的非洲裔美国人，就开始了没有安宁的日子。

自1961年开始，谢尔顿正式成为第三代“美国联合三K党”的“大魔头”，他一直希望能重振昔日“三K党”的“光荣历史”，他开始又在美国南部数州呼风唤雨横行霸道起来，“美国联合三K党”的人数，最高一度达三万人之多。

1963年9月15日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16街浸信会教堂(Sixteenth Street Baptist Church)炸弹谋杀事件里的几位“三K党”原凶，就是谢尔顿的手下。

1981年，阿拉巴马州慕比尔市的法院正在审理一件敏感性极强的种族歧视的谋杀犯罪案件，被告是一位叫做约瑟夫·安德逊安(Josephus Andersonan)的非洲裔美国人，罪名是谋杀白人警察。由于黑白美国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的意见无法达成共识，导致审判流产。

这本来只是一件司法案件，法律自有解决之道。但这个结局，却惹火了谢尔顿和他的“美国联合三K党”，他们认为陪审团之所以无法达成共识，完全是由于陪审团里的黑人们在作怪的后果。

坐阿拉巴马州“美国联合三K党”第二把交椅的班尼·海斯(Bennie Hays)在审判流产后的“美国联合三K党”大会上，公开肆无忌惮地大声叫嚣说：“如果一个黑人可以杀掉一个白人而开溜的话，那么我们应当一样地也可以杀个黑人而照样开溜。”当天夜里，“美国联合三K党”就在阿拉巴马州法院的草皮上，燃烧了一个3尺的十字架来示威，这是“三K党”要采取某种激烈行动前的讯号。

1981年3月21日，班尼·海斯26岁的儿子亨利·海斯，为了替“美国联合三K党”扬威，为了执行乃父“应当一样地也可以杀个黑人而照样开溜”的“伟大”理论，带着17岁的小三K党詹姆斯·诺尔斯(James Knowles)，开着车子到处在慕比尔市瞎转，决定要找个黑人来下手，用以宣泄阿拉巴马州慕比尔市法院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审理安德逊安案件而积累的怨恨。

他们在路边物色到了正为他姐姐出外买香烟的唐纳德，看见这位只有19岁的非洲裔美国人用轻松的脚步在独自散步。他们二人在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将他强行押上车，拉到郊外，先用树枝将他痛打一顿，再用刀子将他的喉咙割破。

可能海斯的杀人功夫还没有练好，在割唐纳德的喉咙时，没有完全将之割断，而唐纳德居然不乖乖地配合着快点断气，依然在垂死挣扎，海斯对此很不满意，不由得余恨未消，最后只好再出奇招，用一根早就准备好了的吊索，将已经半死不活的唐纳德，吊在树杆之上，才算是“功德圆满”。

阿拉巴马州当地的警察局，谎称这是毒贩子们自己内部因为分赃不均而发生利益冲突的结果。唐纳德的母亲比尤拉·麦·唐纳德(Beulah Mac Donald)坚决拒绝接受这个荒谬的说法，几番争取和阿拉巴马州当地的警察局理论，皆无结果。

比尤拉并没有因为身处险境而退缩，她找到了美国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牧师诉冤。杰克逊牧师为此，特意来到阿拉巴马州慕比尔市，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向当地的警察局施压，事情从此开始朝着全国范围扩大发展蔓延。

美国助理司法部长托马斯·菲格斯(Assistant US Attorney Thomas Figures)说服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此案。美国联邦调查局派了资深探员詹姆斯·博曼(James Boman)前来阿拉巴马州慕比尔市彻查此案。没用几天，博曼就使小“三K党”诺尔斯乖乖就范，将实情全盘托出。

1983年6月1日，诺尔斯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被法官重判终身监禁。班尼·海斯和亨利·海斯父子二人，也双双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以一级谋杀罪名起诉。由于诺尔斯是控方的主要证人，亨利·海斯被全是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布罪名成立，被法庭判处电椅死刑，并于1997年6月6日伏法，成为美国历史上自1913年以来，因为种族歧视犯罪而被美国法庭处死的第一位“三K党”。

在正义和法律面前，班尼·海斯的昔日威风已经荡然无存，他矢口否认与此案有关，第一庭审判由于法律程序及司法技术原因而流产。在第二庭开庭之前，他既惊且怕，胆小如鼠，竟然吓得心脏病暴发而自我了断了。

班尼·海斯在临去世的前几天，对着慕比尔市“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分会总裁、非洲裔美国人鲍勃·史密斯牧师(Reverend Bob Smith)，痛哭流涕地真诚忏悔，承认了自己伤天害理的罪行。

美国的赔偿追诉惯例，是刑事责任的官司结束后，民事的赔偿追诉方始跟进。在“南方穷人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创办人摩理斯·塞利格曼·小迪斯(Morris Seligman Dees, Jr.)的协助下，为唐纳德的母亲比尤拉在美国法庭上向“美国联合三K党”赢取到了700万元的精神损失赔偿费。

“美国联合三K党”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钱，即使将“美国联合三K党”全国各地区分部的产业，变卖得一干二净还是不够。于是美国第三代三K党自掘坟墓，因为经济的原因而宣告完蛋。(待续)

2011年4月14日 高胜寒 在美国华府